

社会上频有各种击穿底线、毫无诚信的事件爆出,究其根源,固有个入品性、认知水准、公共道德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复杂诱因,但契约意识的缺失,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。

契约是一种当事人之间以口头、书面或行为等手段来规定各自权利和义务的约定,也是一种依赖规则来降低协作成本、保证协约得以履行的私法自治方式。无论是私下,还是公开场合,契约都会把个人的私德与信誉置于二人以上的公共平台,有利于强化自我的约束和外在的监督。只要契约一订,你必须无条件按约办事,不然的话就会受到道德谴责,遭受名誉损失,甚至还有违约惩戒与赔偿的可能,这自然也为协约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的遵循与保障。

诚信是人品的底色,是一种无需外力约束的道德自律。诚信的本质是将道德内化为本能,当事人受内在良知驱动,即使在自我独处、无人监督的情况下,亦能持守正道,不做毁约失信之事。然而,当下社会环境错综复杂、世态千变万化,人们面对的诱惑很多,践约的变量也不断增大,单靠口头的保证和灵魂的自觉,恐怕很难应对履约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变故。所以,在口头和人格的承诺之外,加一道契约的保障,在以严格的

约束机制来监督承诺落实的同时,不断培育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契约精神,显得尤为重要。

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,诚信与契约精神历来扮演着互为表里、相辅相成的重要角色,它们如同两条坚固的支柱,共

诚信与契约

云 德

同支撑起社会秩序与文明的大厦,成为维系人际信任、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。一方面,诚信是契约的前提,契约的签署须以诚信为基础。没有基本信任与合作诚意,契约不可能签署,签了也无法真正履行。当年,徽商面对任何潜在的商业客户,总会遵循“三分利吃利,五分利吃本”的经营理念,其初衷就是用最基本的真诚和信誉来阻挡对高利润的贪婪追求。因为坑人的生意既换不来长久的合作,更达不到双赢的目的。另一方面,契约又是诚信坚守的防护铠甲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强烈的利益诱惑面前,完全依赖个人私德难以维系牢不可破的钢铁般信任。只有以契约的方式彻底堵塞别有用心者坑蒙拐骗的渠道,才能确保忠诚厚道者不落歹人的陷阱。早在春秋时期,郑国执政者子产就坚持在“不毁乡校”、开放言路的同时,戮刑于

护协约各方的基本权益,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用法律的手段,强力保障诚信行为不再遭受非法外力的践踏。

当然,有了白纸黑字、签字画押的契约保障,并不意味着从此便有了一劳永逸、权益不受侵犯的无限约束力。当年,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曾经无限感叹:“制而用之存乎法,推而行之存乎人。”因为履约面对的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,履约者的办事能力、道德操守和诚信意识直接决定了践约的路径和结果。现如今,在某些人那里,契约早已超出了互信共守的本义,蜕变成博弈的工具,成了算计他人的筹码。签字前反复推敲,恨不能将每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;签字后却又百般推诿,仿佛纸上的字句都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一样。比如,一些房产中介满脸堆笑地承诺购房客户准时交付,待契约签订,预付款进账,等到期不能交房时死活不认账,硬是拿一句既模糊又莫须有的不可抗力因素来抵赖。再比如,有的企业以密密麻麻的小字条款挖空心思地束缚消费者,美其名曰“契约自由”。消费者签字时,何曾真正读过那蚂蚁般的文字?即便读了,又有几分讨价还价的余地?契约由此被异化成了一块弱肉强食的遮羞布。

又如比如,在知识界,个别不良学者把学术论文变成资本的游戏,只要有利可图,随意篡改严肃的科研数据,随意采纳他人的成果,尽管现代技术可以检测其中的抄袭率,却难以修复他们崩塌的学术脊梁。契约精神在这里被抽去了灵魂,徒留一具漂亮的外壳。

契约精神是人心向背的映照。如果诚信不再是人们内在的操守,大家眼里只计较契约的字句而罔顾其精神实质时,契约的存在便成了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这也导致了某些合同条款越来越细、纠纷却愈演愈烈,法律文书堆积如山、官司却越打越多。



萧疏红叶艳于花

(中国画) 龚晓馨

1937年,卢沟桥的枪声,撕开了和平的假象,上海“八一三”的硝烟未散,南京便在寒冬中沦陷。三十万同胞的鲜血,染红了秦淮河,也染红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日寇的铁蹄踏进淮南大地后,这片土地接连遭劫。

老三界的六条街三千多间民房被日寇烧毁,火海烈焰中哀嚎声一片,上万人流离失所。

明光镇的村民被日寇用绳子捆成串,拖到空旷的场地。机枪声响起,子弹无情地穿透肉体,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。可日寇还不罢休,用刺刀在尸体上肆意乱戳。两天,四百多条生命消逝,土地浸透了鲜血,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。

盱眙县城,乌云压城,日寇开始了惨绝人寰的“盱城三日”大屠杀。妇女的哭喊声、婴儿的啼哭声,在刺刀的寒光下戛然而止。尸横遍地,血流成渠,十条大街被烧成灰烬,曾经的繁华,化作一片焦土。

面对这样的暴行,谁能忍?谁又肯忍?爱国志士和地方民团奋起反抗。他们明知力量悬殊,却依然握紧手中的武器,只为守护家园。虽因敌强我弱,抗争以悲壮告终。但他们的勇气,像一粒火种,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抗日烈焰。

淮南记忆:战火中的生命长歌

曹恩民

1938年春,新四军五支队在罗炳辉司令的带领下,挺进津浦路东,开辟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。这消息,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,照亮了人们绝望的眼眸。我的父亲、叔叔、大哥,还有无数乡亲和热血青年,纷纷加入新四军和地方抗日队伍。我在第二年底,也毅然踏上了抗日之路。

1939年冬,日军对淮南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徐海东率部迎敌,战士们用

血肉之躯筑起防线,粉碎了敌人的进攻。在盱嘉地区,敌我力量悬殊的拉锯战从未停歇。我们曾夜袭西线津里镇日据据点。镇上有日本中队和伪警五六百人,而我们只有一个营加上区小队四百余人。但我们毫不畏惧,趁着夜色,兵分两路。一路潜入镇中心,如暗夜中的猎

豹,悄无声息地接近敌人;另一路攻打炮楼,吸引火力。枪声响起,火光冲天,短暂的交锋,我们打死敌人200多个,俘虏近200人,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。数年后,抗战进入反攻阶段。我们重返曾被日寇血洗的盱眙城,在夜色中与敌人殊死搏斗。侦察连和基干民兵先潜入城内,当外围攻城战打响,城内也传来激烈枪声。我们借着夜色,奋勇冲进城里,最终一举拿下盱眙城。当胜利的号角响起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——为

那些逝去的同胞,也为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抗战之火。

亲历抗战 责编:刘 芳

睛,透着点惊讶。一到冬天,叶子落尽,光秃秃的枝条歪歪扭扭,实在算不上好看。等到来年三月,它在春风中醒来,疯长一阵,五月就能结果,一直能结到十月。

说起来,这果子来头不小。跟石榴、葡萄并称丝绸之路上的三大名果,它原产自阿拉伯,唐朝时沿丝路传到南疆。另一路从印度来,得了个异域名字叫“优昙钵”,模样倒真像僧人手里托着的钵盂。

无花却有果

王 寒

无花果不光西北有,南方的水土也养得活。元代扬州城就有,那会儿种它并不是当果子吃,是用来酿醋进贡。古人真是爱吃醋啊,梅子当醋,柠檬当醋,连无花果也用来酿醋。我老家清代以前也有种,俗名叫“柿怒桃”,听着像水果也会闹脾气,还是柿子跟柿子置气,怪有意思的。

无花果的名字,很有欺骗性,让世人都以为它有异禀,无花而结果,其实它哪能违背常理?我们平常吃的,就是它的花。只不过这果子害羞,跟薛荔果似的,把米粒大的小花藏在隐头花序里,不肯叫人瞧见。它能开两千多朵,比春日里的杏花还热闹呢。花朵藏得这般严实,

一到夏天,新疆就成了我旅行计划首选。听说那拉提盘龙谷道已全程开通,我和朋友约好,一起去看看新疆首条生态样板路——盘龙谷道。

全长26公里的盘龙谷道,处于新疆5A景区那拉提的核心区域,起点为盘龙松,终点是乌孙古寨。跻身2024年全国“十大最美农村路”的盘龙谷道,以雪山为背景,以绿色为基调,融入名木珍禽、奇花异果等核心元素,宛若一幅层峦叠嶂、幽谷密林的壮丽画卷,又似一处美轮美奂、超然绝尘的世外桃源。

夏天的盘龙谷道,无疑是大自然精心呈上的视觉盛宴。我们乘坐那拉提景区区间车沿盘龙谷道盘旋而上,途经塔乌萨尼、乌孙古迹、依提根塞、蛟龙出海、卧牛岗、代格拉斯等景点,恍若穿行在透迤的多维绿色画廊。各种形容词都不足以形容盘龙谷道的瑰丽与壮美。目光所及,有闪烁冷峻之光的雪峰,有直冲云霄的高大云杉,有随风起舞的翩翩野花,有自由奔跑的天山骏马,有宛若白蘑菇般盛开在草原上的毡房……车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,记录沿途景色,时不时发出赞叹之声。

来到蛟龙出海站,打开车门那一刻,只觉绿风浩荡,扑面而来。头顶的蓝,蓝得澄澈而深刻,几朵白云悠闲地走走停停。半人高的各色野花与毛茸茸的绿草,共同编织一幅巨大的地毯,从我们脚下,一直铺到望不尽的天边……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梵高名画《山上的草原》、阿

那些逝去的同胞,也为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抗战之火。

在党的领导下,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华中抗战时期的重要堡垒。新四军二师与淮南人民并肩作战,发动群众、巩固政权,在大小数千次战斗中,歼灭日伪军数万之众。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,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。

如今,我已年近百岁。那些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,他们的面容时常在我梦中浮现。我写下诗句“居安不忘隐忧患,普唱战歌显国豪”献给这场伟大的胜利,也献给那些永远沉睡在淮南土地上的英魂。

我愿将这段历史,将党的优良传统,一字一句地讲给后辈听,让他们知道,今日的和平,来之不易。

十日谈

我記得粮仓被洗劫后扬起的尘埃,那些画面像生锈的刺刀,扎在我年幼的心上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只能劳驾榕小蜂钻进果底的小洞授粉——这个小洞是花朵与外界的唯一通道,榕小蜂充当了秘密使者,竭尽全力穿越火线进入内部,吸食汁液、授粉、产卵,完成使命后就与花儿融为一体。待卵孵化,新的小蜂再钻出通道,钻进另一个无花果内,完成生命的传承。

北宋有个桑世昌,极爱王羲之的字,说“逸少笔迹如优昙钵花,近世罕见”。我总疑心他没见过无花果开花,不然怎会拿这藏在果瓢里的细碎小花,去比王右军那行云流水的墨宝?

夏天,无花果结着青果子,像大号的青桐子。等长到鸭蛋大小,外皮发紫,就熟了。橘黄的果肉带着紫红边儿,咬一口绵绵软软,有股独特的香味,像极了暮春初夏那阵懒洋洋的南风。鸟儿也爱来啄食。偶有熟透的掉在地上,底部裂个小孔,果肉渗出蜜糖,引得蚂蚁列队攀爬。

无花果还有个名叫木馒头,熟透了的紫果子,倒真像个馒头。故宫博物院有幅《宋扇面画无花果图》,绢本设色,淡雅清逸,乾隆在上面题了首诗,说什么“果结必资花,却有无花者。别名木馒头,或因形弗雅”,瞧着像打油诗,没多少文采,但也看得出老头子对这果子的喜欢。

克希普·库祖名画《雪顶》,却比油画更加震撼而真实,令人心生眷恋。

俯瞰盘龙谷道,宛若一条苍莽巨龙,携一路松涛与溪流交响,穿行在雪山脚下,蜿蜒于丛林之中。风涌过来,打着节拍,指挥绵延起伏的草原,合唱绿色交响。我感觉自己像坐在绿色的巨轮上,跟随风的节奏,颠簸着,起伏着,乘风破浪。一群又一群的牛羊,根本无视我的存在,自顾自低头吃草。偶尔也会抬起头,与驶过的车辆互行注目礼。

盘龙谷道有种神奇的力量,能让被世事侵扰的心灵,瞬间安静下来。在这里,我不是在看风景,更像是在看一场大自然的绝妙画展,聆听万物合奏的恢宏交响。

忽见两个哈萨克族少年骑着一红一黑两匹马奔向我们。快到跟前时,骑着黑马的少年扬鞭一跃站上马背,又在众人一片欢呼声中,稳稳地落在草地上。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,干脆利落。看到众人纷纷围过来拍照,两位少年抓紧时间用带着哈萨克语腔的普通话热情吆喝着:“骑马,骑马。”

待朋友骑马、拍照回来,手抓羊肉和奶茶的香味,早已弥漫在盘龙谷道上。我们走进事先点餐的毡房,女主人端着一个比我们家里炒锅还大的盘子上来,上面是两个带骨头的熟羊腿、一碟盐和一碟切好的皮牙子(洋葱)。我们喝着马奶酒,吃着羊腿肉,嚼着《那拉提的养蜂女》,不知不觉,已经夕阳西下。不忍离去的夕阳,为盘龙谷道镀上了一层神秘

碎金。远处的雪山、峡谷、溪流,近处的草原、牛羊、毡房,还有身后牧民的笑脸,组成万物和谐、岁月静好的画面。

上车之前,忍不住再次回望盘龙谷道,风吹过来,点点野花宛若天上掉落的闪亮星辰,小草争相伸出稚嫩的小手,仿佛与我们恋恋不舍地道别。

再次见了盘龙谷道!我们一定会再见!

